

## ◆心声

## 我 不再害怕长大

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一662班 肖雪

奶奶去世那天,我没有哭,一滴眼泪也没流。

那天中午刚放学回到家,就欣喜地接到奶奶手机打过来的电话。奶奶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!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妈妈的声音,妈妈说,奶奶去世了,你向班主任请几天假。我一愣,怎么可能?我上次回老家,奶奶还要我搀着她出门晒太阳呢!可是我听到电话那头嘈杂的声音还有哀乐,好像是真的。我应了妈妈一句,她便匆忙挂了电话。

我想起不久前回老家看奶奶,她躺在摇椅上,偶尔发出几声叹息。记得那天阳光正好,奶奶让我搀着她出门晒晒太阳,我们走了一小段路,奶奶那天很开心。要离开时,奶奶要给我钱,我不要。可奶奶硬把我拉住,说:“奶奶要钱也没用,吃不了什么,你多买些吃的,和弟弟一起吃。”瘦骨嶙峋的奶奶身高只到我的肩膀。她何时变老的,我又何时长大的?
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粉色的毛绒钱包。刹那间,两行眼泪哗哗流下,我止不住的哽咽,接下奶奶的钱就转身离开了。那个钱包是我五六年级的时候奶奶第一次教我学用针线时,我缝好送给奶奶的。现在想想,这也是我唯一送给奶奶的礼物!要是知道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,我一定不会就那么转身离去的。

想起这件事,我泪眼婆娑。奶奶是您陪我长大,从呀呀学语到蹒跚学步,再到豆蔻年华。是您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陪着我笑着,陪着我闹。

记得您和我提及您的小时候,吃大锅饭的年代,田地里和生产大队剩下的很小一块的窝窝头。您背着篮子,趁着夕阳时去地里捡,捡满了篮子。您回到家里,嘴角笑开了花。您和姐妹们一起升灶火,烤熟的小块窝窝头,没有任何调料,却让咱们吃得那么香,笑得那么欢。

您的少年,贫困却快乐。您不可以和大人撒娇买一个洋娃娃,也不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。我们之间,差了中国五十年的发展。可是您仍就将爸爸、姑姑和小叔拉扯长大,看着他们一个个成了家,有了儿女,您很知足了。

我请假回去参加了您的葬礼。妈妈哭了,姑姑哭了,爸爸和小叔在没有客人的时候也俯在您的棺材旁泣不成声,可是那天我没哭。

那么大那么黑的棺材里,躺着那么瘦小的您。您以后一个人,千万不要害怕。

那么长的童年里,那么不懂事的我,因为有您,我才能安稳成长。

我不怕长大,您也别怕孤单。

(指导老师:刘剑)

## ◆记录

## 一次有趣的实验

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七年级232班 邹海珠

随着“叮咚、叮咚”的上课铃声响起,我们回到了教室。只见魏老师拿着几个杯子来了,里面分别装了菜籽油、蜂蜜、自来水。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明白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接着我们就嘴馋了,谁叫有好吃的蜂蜜呢?老师笑着道:“今天,老师要带同学们做一个科学小实验。”我们听了,顿时一蹦三尺高,兴奋得炸开了锅!

实验开始了,只见魏老师倒了一点蜂蜜在空杯里,见太少了,便打算再倒一点。这下我们可急了,忙劝魏老师别倒了,生怕蜂蜜没了。老师看我们的面子上,只倒了一点点。接着,老师又举起一个水杯,问我们如果把水倒入装了蜂蜜的杯子中,蜂蜜与水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?我们的答案都认为蜂蜜会被水给溶解。老师把水倒了进去,只见发生了奇迹,水浮在了蜂蜜上。老师又准备把菜籽油倒入杯子中。这次我们认为菜籽油那么黑,一定会把水和蜂蜜搞浑的。可奇迹又一次发生了,菜籽油浮在了水的上面,整个杯子出现了蜂蜜不犯水,水不犯菜籽油的情景,令我们目瞪口呆,惊叹不已。

我们还不服气,说这是因为老师没搅拌。老师给我们一个机会,让李哲上来搅拌。在李哲的搅拌风暴下,上层的油十分倔强,一直不肯下去,但慢慢地,油开始下降,可只要李哲停下来,它就会抓住机会又一次浮上来,李哲也只好下台了。

老师开始给我们讲原理,会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油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,而水的密度小于蜂蜜的密度。我听了老师的解说,马上问:“如果换个顺序倒入呢?”老师为了证实他的说法,决定再做一次。

实验再次开始,老师看杯中菜籽油太多,打算少倒一些。可罗一浩大喝一声“不行”,老师只好做罢。老师又打来二分之一杯水,想倒入菜籽油中。在这时,我们又一次大喝“不行”,因为水太多,菜籽油会浮上来,老师只好倒去四分之一的水。奇迹再一次发生了,在水倒入菜籽油杯中的一瞬间,油浮了上来,老师的说法是正确的。

(指导老师:魏华钧)

## ◆成长

## 我的文学梦

武冈二中高555班 王玉丽

生创新作文大赛”中获得一等奖,从而最终顺利通过清华大学“领军计划”,获得清华大学高考降50分录取的优惠。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曙光:既然成绩已经掉了,那我何不背水一战,在写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,也许将来弄个降分录取。我的心再一次被“文学梦”点燃。

初一期末考试,我的成绩再次下降,掉到班上40名。那是一个冬日,天上下起了雪,我的心寒到了冰点。班主任老师找到我,只轻轻地说了句:“你退步太大了……知道原因吗?”“知道了。”“知道就好,回家吧。”

寒假,我深深地反省自己,但是,我还是舍不得放弃“文学梦”。我认定了一条路,是非走下去不可的。在文学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,我决心一路走到黑。可是换来的,是我的成绩滑到班级倒数第1名。

初一结束的那年暑假,我打算报一个作文培训班,最短时间的收费——1000元。培训班的承诺是可以帮助推荐发表文章,这一点,让我怦然心动。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。父亲一言不发,冷冷地看了我一眼,脸上全是哀愁。我知道父亲的心思,家里没有钱不说,而且他已经意识到,我的人生中,还有更大的关口——中考、高考。

那年暑假,父亲带我去玉米地锄草。那天日头燃烧得正旺,云彩都被烤焦了,粘在空中一动也不动。四周的植被仿佛晒软了,软塌塌地伏在地上。我看了看父亲,他的脸及身上一直浮有一层细细的汗珠。而我更糟糕,总觉得嗓子在冒火,似乎有痰,却咳不出来。

我坐着发呆,就扔掉锄头,和我并肩坐下,一言不发。

20分钟后,见我的汗停得差不多了,就站起来,扬手对我说:“回家吧,太热,不干了!”

第二天清早,父亲给我1000元钱,用布仔细地包了,放到我手里说:“你想去就去吧,我不拦你。你这么大了,凡事也有了自己的主意,只是以后不要后悔就是。这1000元,放到贴身处,出门在外,小心为是。家里,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了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,我觉得心里有些酸涩,紧紧握着那一包钱,我点了点头,眼眶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。

很幸运的是,我最后并没有报名参加培训班。我拿出培训费中的200元买了复习资料,然后一个人来到教室里,静静地学习起来。父亲忧虑的脸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,鞭策着我努力学习。以后的以后,我依然热爱写作,只是我已经懂得轻重,在学习之余投投稿。闲暇时分,难免反刍一些陈年旧事,我把这些记载下来,将独特的感受铸成文字,自娱自乐。

初三那年,我以全县第6名的成绩考入省示范性高中。如今,我已经高二了,我在发表文章的同时成绩也几乎能保持年级第一。可是,站在十六岁的路口上,我回首沉思,才发现我最终找到了真正的自我——我无意灿烂,但我坚守初心却不迷惑,常常想想,常常看看,然后注视着脚下,迈步前行。

于是,路越走越宽。

## 荷花

杨民贵 摄

## ◆小小说

## 家 书

赵登科

后,希望你照顾好多多,它可是我花了两百块钱买来的,还有我房间里的东西要原封不动。最重要的就是,隔壁老李的儿子,你应该认识吧?我向他借了一千块钱,他明天会来拿的,务必亲自将钱交到他手上,不能给老李,你知道的,他们俩关系一直不好。好了,来日方长,再见。

此刻老张焦躁不安,但很快又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将信再仔细地看了一遍,然后哈哈大笑了起来。紧接着出了趟门,回来后,他在信中写道——

亲爱的小张,孩子,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爸爸已经去上班了。你聪明的才智着实令我刮目相看,因为你差点就骗过了爸爸。老李的儿子小李是你的铁哥们,

他会借给你钱我相信,可他的一千块钱从哪里来呢?他们家条件比我们困难。他们父子俩关系不好是真,可你的“务必亲自”让我起了疑心。据我的猜测,你只是因为没钱花才想出这样的“绝招”。可是我终究还是不放心的,于是便到你常去的地方,看能否看到你的身影。终于,我在一家网吧里看见你,本想着把你拽回家训一顿。可你身边那么多同学,还有小李,你们玩的那么开心。我害怕失了你的面子,更怕打扰你,所以就自己回家了。

你不知道我看到“麻烦”和“寄人篱下”时是多么难过,我是你爸啊!我曾多次想象和你促膝长谈的场景,可每次你见到我就像见到老冤家似的,爸爸不知该

迷上文学还是初一的时候。当时我小升初的成绩不理想,我很沮丧。初一的班主任,那个年轻的语文老师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起韩寒来。这时我才知道,那个叫韩寒的男生,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全国一等奖。因为突出的写作才华,复旦大学打算招他为旁听生。韩寒的故事像给我打了鸡血,羡慕之余,便也异想天开,我想成为第二个韩寒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步入校园的“文坛”。学校征文大赛,我欣然参赛。我的一篇《梦想的星光》在全校500多篇征文中脱颖而出,赢得了文学社老师的一致好评。

从此,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我总喜欢写呀写,学校获奖的“催化剂”,促使我心底的文学种子破土发芽急速成长。终于有一天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,用颤抖的手写上《武冈报》的地址,把誊好的两首诗装了进去。

从邮局回来,我感到无限激动和快乐。往后的几天,我仍然常常回想那把信封丢进邮筒的感觉,然后兴奋不已。

终于有一天,我的诗作在《武冈报》发表了。我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作品,那些由我手写然后变成铅字的东西,让我亢奋不已。我一次次摩挲那张报纸,一股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,然后就是快乐得心悸。

后来,我投稿开始有些疯狂了。我有事没事就往阅览室跑,一改往日浏览式的看报习惯,每一期的报纸我都逐字逐行认真阅读,可每次我都是失望——根本没有我的作品!投稿的字数多了,我的心也像丢进了邮箱里。我愈来愈挂念发表情况,我的心在狂乱和焦虑中一天天度过。中考结束,我的成绩掉到班上30多名,我伤心不已。

然后,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韩雨的故事。由于对写作的热爱,韩雨在由北大中文系和课堂内外杂志社联合主办的“全国中小学



老张的儿子小张很不懂事,他和老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拿钱来”。

一天,老张下班后回到家里,发现今天的桌子特别干净,旁边还有一张纸。老张双手颤抖着,直到打开折叠的信纸——

亲爱的老张,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已经离你远去了。你不必悲伤,因为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找了一个女朋友,她是我同班同学。我想好了,我完全可以自力更生,不想再麻烦你,也受够了寄人篱下的滋味。我会和她一起打工存钱,然后再从摆地摊做起,最后开一个小店。光想着就多么美好啊!我很向往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,学校的封闭式管理简直让我透不过气来。

你放心好了,我是不会一走了之的。你给我的那些钱我都会连本带利还给你,等我将来出人头地了,会开着车带着儿子和小芳来看你。

一想到我们要那么久不能见面,我就想和你多说两句。我走到